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李四娘

李四娘，西蜀人。自幼得奇人授以劍術，既成，飛行絕跡，隱顯通神，能以寸鐵殺人於百步之外。有時在中托業為女奴，日與貴游子弟狎，人但見其旖旎風流，而不知花月其容，冰雪其操也。同里有傅公子者，豐度瀟灑，彷彿張緒當年。閨閣名媛，願為夫子妾者無數，生俱土苴視之，獨於女也愛之，尤欲得之，以供捧硯役。女亦兩心相印。顧女之應客招也，惟倚酒持觴政而已，從不輕薦枕席。生每於宵蘭酒罷之餘，輒托故徘徊，冀女留髡以送客。女必再三促之歸，九迷洞裡，未許一問津焉。生輒以為憾事。一夕，女小病早睡。斜背銀，擁交紅之被，撥活翠之爐，支頤不語，正涉遐思。生方自赴宴回，排闥直入。女驚問：「伊誰？」生曰：「特來共作神雞之夢耳。」女曰：「生平不耐與人同睡。君真欲借榻，請眠余左，同衾各夢，何如？」生笑應之。解帶登牀，轉側不能成寐。視女垂眸調息，已入睡鄉；微近之，覺吹氣如蘭，香透肺腑，心為大動。遽代之緩結束，肌膚滑膩，拊不留手；偶觸其乳，有若荳蔻含苞，玉峰高並。正欲騰身而上，忽見帳後火起，赤燄成球，已及帷褥。生急推女，女睡殊酣，若罔聞知。生不能顧，披衣履，拔關遽奔，則門外救火者已盈集，見生形狀匆迫，以為搶火賊，群趨逐之。生固素習拳棒，一躍上屋，從屋巔僂偻而行，經一巨宅。

時天氣乍涼，月色微明，宅中人俱未眠。忽聞牆外犬聲如豹，急出觀之，瞥見屋上黑影如人，指視所集，生不能隱，遽從屋脊墜下，傷其股。巨宅主人姓馬，名亦昭，字式明，學問淵深，操履清潔，為鄉里所嚴憚，群稱之曰「馬二先生」。有子二人，俱登賢書。長曰伯誥，次曰仲談，皆深通經史，工詩詞。當時見所墜之人，並不相識，而生之從昆弟，固嘗受業於二先生門下士，素稱私淑，遂以小門生禮見，匍匐階下。二先生斥不為禮，遣人負而歸諸其家。翌日，生往偵女舍，固無恙；鄰右亦從無失火事，由是奇之，女劍俠之名，漸聞遠近。

同時有何家女子，字蘭仙，貌更妖嬈，性尤淫蕩，六寸膚圓，粉光致致，平日喜曳綠絲履，當凌波微步之時，婀娜可憐，人呼為綠荷花；又以其宛轉能言，亦曰綠鸚哥。蘭仙雖不知劍術，而眉目間饒有英爽氣，與女往來莫逆。女密授以璇閨秘戲法，遂工內媚，一時登徒子趨之者如鶩。滇南倪蓮迂，劍客也。其弟子雲伯與蘭仙狎，脫陽而死。倪曰：「是不可不服，當運慧劍以斬之。」蘭仙聞之，懼，避匿女室。夜半，有光如白練，穿窗直入，鏗然有聲。女劍亦裂匣出，兩相搏擊，由室而庭，由庭而霄漢，夭矯空際，有若雙龍。俄而劍客知不敵，遁去。劍客之師，許玉林也，曩以屍解，已證飛仙，注名於真靈位業圖中，結茅崑崙山巔，養和頤素，攝氣煉神，久不履塵世。劍客特負氣往求之。玉林曰：「此女與汝有前緣，余當以理論之，令其前來伏罪。」乃作尺一書，命劍客往投之。書至，女已前知。謂蘭仙曰：「人固有一死；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亦視其所死何如耳。子苟能捨此一身，除暴救民，則盛烈垂當時，芳名流後世，豈不善哉？」蘭仙愕然弗解所謂。女乃出書示之，其言曰：俠，美德也；妓，惡業也。舍至美而趨至惡，君子弗為也。欲成天仙者，當積三千功。子既墮落，宜先懺悔。鄱陽湖中現有一鼉一鱉，已成妖異，每出則電先而鱉後，興波湧浪，吐霧駕雲，恒傾覆舟楫，為行旅患。子其往平之，俾民慶安瀾，人歌坦道，功德無量。倘若不勝，我來助汝。女謂蘭仙曰：「吾聞鄱陽湖中鼉巨於七石瓠，鱉大於逕丈箕，隨波出沒，載沉載浮，偶或昂首奮足，則雪浪山奔，銀濤壁立，檣傾楫摧，無得免者。鄱陽水神無如之何，反與之聯譜訂交，兄鼉而弟鱉。今我將持劍往斬之，子能從我乎？鼉鱉之性甚淫，今因尚未破色戒，故其力頗巨，其術尚神。彼已煉有赤珠，吐之，光芒可燭百里，能與劍敵。欲破其術，須子裸體投入水中，以人道媚子。子具有容成秘授，必能壞其真道，至極樂際，彼必吐珠玩弄，子可亟吞遠遁。彼若逐子，我自來相援。捨身救世，成無上功，正在今日。」

蘭仙聞言，穀棘不能語。久之，乃曰：「我一死何足惜，特與鼉鱉為偶，此生平所未經也。況余素處深閨，未習泗水，安能狎洪濤而不驚，履駭浪其如夷哉？」女曰：「子苟願往，愚姊自當善為處置。彼鼉鱉既具絕大神通，自能幻作人形，恐子見此翩翩美少年，將歡昵之不暇，不忍下此毒手也。」蘭仙曰：「妹雖身無仙骨，胸有俠腸。斬此么麼，俾萬眾得除斯害，固余之素志也。」遂與女偕行。有知其事者，俱白衣冠送之。

既至潯陽江上，蘭仙買艤巨艦，特張盛筵為大會，招所狎諸少年畢至，拇戰飛觴，拈花擊鼓，倍極其樂。酒酣，蘭仙遍斟諸少年，至己則連舉三巨觥，彈箏篪作歌，曰：翻洪濤兮走白日，接地愁雲慘無色。白日匿，鼉兄出，洪濤摧，鱉弟來。鼉先鱉後聲喧，舟行頃刻罹凶災，我為此事心鬱勃。倚天長劍試無術，三尺霜鋒輕一擲，浩蕩青天飛霹靂。湖波渺兮鼉鱉之所居，吾願救民兮捨此微軀，功成名立兮歸我之故廬。

歌聲激越。將畢，君弦為之中絕，咸以為不祥，而蘭仙自若也。女聞歌，為慷慨，泣數行下。抵鄱陽，日已暮。適遇大風，眾舟停橈不發。女於蘭仙胸背遍施符，置黃紙篆文於髮際，囑曰：「當寶之，勿失。事急可向空擲之，自能騰身出波際。」蘭仙衣盡褪，皓體畢呈，玉媚雪妍，殆無其比。聳身一躍入湖，萬目共睹。須臾，波浪洶湧，高騰數丈，至女舟即沒。女按劍危坐。天甫明，見蘭仙探首出水面，急援之上，口吐赤珠畀女曰：「幸不辱命。然余憊甚矣，恐不能生，死即葬我於浣花草堂之側，表曰『奇女子蘭仙之墓』，足矣。」言訖，氣遂絕。

女方悲惋不勝，而鼉鱉已追蹤至矣。挾女舟而飛，勢將傾覆。女投以劍。初不甚懼，遽與劍鬥，劍盤旋空中不得下。鼉欺女弱，以背負女舟，舟壞。女溺，急取雙帕踏之。鱉奮其利喙，齧女後踵。女連發九丸彈之，鱉張口吞之盡，乃悠然而逝。回視鼉猶死鬥不休，亦發九丸，一中其目，劍驟下，自口貫腹而出，血溢湖中，水為之赤。鱉尚崛強，意欲乘雲飛去。忽空中墜下七寸許匕首，精瑩若霜雪，逕斲鱉首。女仰視之，羽衣雲冠，飄然若仙，知為許玉林也，稽首頂禮，願皈依作弟子。玉林曰：「汝尚有三年塵緣未盡。劍客倪生，即汝夫也，盍歸結良姻？汝其勉厥清修，勿墮淨業。」頃刻間，冉冉入雲，不知所往。女再拜受命，仍還蜀中。倪生已待之於成都市上，即以所寶青古劍為聘禮。女亦報以純鉤，周秦時物也。既婚，伉儷頗篤。

一日，偶傳邊境輻匪為亂，當事者延倪往剿。女請同行，許之。連夜入賊巢，斬其渠魁，副酋先幾知備，跳身逸去，行至深山中，首無故隕地，眾洶懼，遂星散。倪偕女凱旋，宿於山城驛。忽若身在里中時，傅公子來訪，玉貌仍如舊日，開樽翫燭，情話纏綿。既而窗外雨聲甚惡，傅不能歸，遂留宿焉，拂枕薦寢，纏綿臻至。傅忽謂女曰：「阿卿向前時待我之薄而今日酬余之厚也？世間一切因緣皆從報應來，勿謂逞其智巧機械，遂可免於一時也。」女於言下不禁惺然別有領會。及覺，乃華胥一夢也。自此恍若有悟，偕倪入山修道，不知所終。